

盼

筱君

(散文)

小时候，我最盼着过年，每到进了腊月天，我总是一遍遍地问妈：还有几天过年。妈总是点着我的鼻子说：你盼过年，就是想吃得好的，真是个馋丫头。

盼过年想得好的，妈只说对了一半。

我更盼的是过年时的这种气氛。大人们忙着扫房子、贴年画，给孩子们裁衣做袄，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，那种忙、乱，那种欢喜劲，我才真的盼。

到了除夕晚上，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们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服，衣袋里塞满了花生、糖果。围着爸爸妈妈到院子里垒旺火。这是每家过年必有的一种活动。把晶亮乌黑的煤块精心垒成一座一米高的圆塔，塔心是空的，在里面填上好木柴，用油松点着，旺火就慢慢地燃起来了，我们围着旺火，嬉笑打闹，尽管尝尽了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

的滋味，可还是尽情地玩到后半夜。那喜庆欢乐的气氛在我孩提时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。学校离家三十多里路，要住校。这在我还是第一次。

刚来住校的那股新鲜劲，很快就消失了，接着就是盼回家，盼星期六快快到来。星期六一早，心就慌慌的。下课铃声响了，同学们箭似地冲出教室，到宿舍背起挎包直奔车站，中午饭是绝不在学校吃的。

我和柳茵的家住在一起。每次回家从不舍得花钱坐车。插一条小路步行。这条小路要经过一块坟地。记得每次走到这里，脑子里总是冒出些鬼呀怪呀死人什么的，浑身绷得紧紧的。任两条腿机警地迈着，风一吹，坟头上的草呼呼响，背后象有人在追赶，又不敢回头，只是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待走出这块坟地，才敢长长地出一口气，松开手一看，手心里浸出了汗，相对一笑，又继续赶路。

婚后，丈夫在离家百里的地方工作，月底才能回来一次。我和孩子在盼中过日子。盼月末快快到来，盼丈夫快快回来。到了那几天，我和孩子都魂不守舍，



本报与高洛工商银行合办

门口一有车响，孩子就跑出去，我也提着心，伸着脖子往楼下张望。盼啊盼，终于等来了风尘仆仆的丈夫。进得门来，放下背包，顾不得擦上一把脸，喝一口水，先抱起孩子亲热一番，接着就开始劈柴、搬煤、擦地板、洗衣服，看那样子，恨不能把一月儿的活都干完。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忙出忙进，我的心涌出阵阵酸楚，刚进门相聚的欢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两年前，丈夫到外地一所学院里去进修。这下可好，由每月一盼拉成每年一盼，盼中的日子真比树叶还稠啊。每当忙完一天，围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孩子就伸出小手，扳着手指算日子，冬去春来，我们在盼中等待，在盼中生活。

丈夫终于毕业回来了，夫妻团聚，合家团圆。我和丈夫在一起工作，每日双双出门，按时回家，生活倒也幸福。可闲暇之余，一股忧思袭上心头，心里烦恼地不知所措。生活中少了

电视连续剧《星星知我心》看过已久，但剧中十几个主要人物的影像，却至今深印在记忆里。

这些令人难忘的人物，有眉清目秀的，有长相平常的，也有其貌不扬的。长辈里，有“冬瓜脸”、“蟹壳面”、“缝缝眼”、“老婆嘴”，晚辈里，彬彬是个“翻翻唇”，佩佩是个“豁豁牙”，近视镜。——我用了这么些通常是不中听的字眼，但毫无贬损嫌恶之意。恰恰相反，我觉得彬彬噘着的小嘴，倒是增添了他的童稚的可爱，佩佩的缺牙、近视以及沙哑的童声，越发叫人感到她离娘太早，“老气”过余，心中泛起酸楚，生出同情。而说到为他们姐弟倾注了全部慈爱的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，不论其容貌如何，我都会想到那给予寸草弱花以无限温暖的万丈春晖。

但是，不能不为我们的大部分电视作品遗憾。先是坏人一律丑陋，好人一律俊秀，现在是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副漂亮的脸蛋，一双好看的眉眼。老太太风韵犹存，小伙子仪表堂堂，女监里的犯人也个个天生丽质（不知这是说明美貌乃是犯罪的“祸水”呢，还是美人犯法理当宽恕）。漂亮是漂亮，但大家都漂亮，象进了美人国，而且漂亮得一个样儿，如一娘

所生，分不清西施王嫱，何晏潘岳，岂不成了一片模糊的“漂亮”，漂亮的“模糊”！

为什么千人一面的现象泛滥荧屏，我曾经莫名其妙。后来读了一些为性电影辩护的文章，才恍然有了一个行外人的小悟。据说，对性的渴望是人的天性，那些裸体镜头、

“儿童不宜”影片不是吸引着大量的观众吗？观众爱看就该毫无羞愧地迎合他们的需要，岂能慢条斯理。怪道传奇越传越奇，凶杀越杀越凶，风流也越流越疯，原来是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的：只要观众爱看。你追求奇，

咱能叫奇侠女独控千军；你欣赏杀，咱可以活剥人皮大卸八块；你渴望性，咱就向你展示性诱惑性迷乱性癫狂。至于有人爱享眼福（爱瞧漂亮脸蛋肯定也是人的天性喽），好办，中国人多，漂亮脸蛋并不难寻。

有人说：现在的导演们处在票房、艺术、良心等几重问题的包围下，哪一方面都不能叛离。我想大概是。但假如有时确实不能几全其美，非得有所叛离不可呢？我希望艺术家至少顾及一下艺术上的常识，——要是因为良心到底换不来钞票不能不叛离的话。

卖脸蛋

冯日乾


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八声甘州·赞李润虎

月人

爱雷锋种子代相传，硕果壮军营。看蒲城润虎，德隆品正，民族精英。三让军功侠义，为国弃官星。十八年来事，甘误前程。

厚重人生价值，最无私奉献，不虑浮名！又红专兼顾，寡欲一身轻。振军魂、军心威烈，铸国魂、顿使国民荣！民魂在、立长城上，赞我龙兵！

驰名中外的冉庄地道战

王群永

“地道战，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。”这歌声，这跳跃的音符，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，也把我们带到了向往已久的冉庄地道战遗址。

冉庄地道战遗址，位于清苑县西南46华里的清水河北岸，地处冀中平原，抗战时期，在军事上是一重要阵地。纪念馆的韩文普老人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的情况。1938年，冉庄建立了抗日村政权，次年成立了党支部。从此，冉庄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。

1942年，日寇向我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实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冉庄周围20华里内，就有公路四条，炮楼15座，真是“抬头见岗楼，处处冒狼烟。”致使冉庄人民遭到空前残酷的血腥洗劫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坚持对敌斗争，英雄的冉庄人民，

在党的领导下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，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冉庄地道战。地道，是在战斗中发明并逐步完善起来的。开始为单口洞，后改为双口洞，洞身逐步延长，根据战争的需要，经过艰苦的实践，终于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，户户相通，村村相接，左右相连，上下呼应，四通八达，能进能退，能打能守，全长约30华里的地道网。

地道战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中人民战争光辉的一页。我们行进在地道里，看着那油灯、路牌、陷阱、枪眼……从内心里不停地发出赞叹，这地道太神奇了。地道的出入口多种多样，分别设在屋内墙根壁、墙根地面、牲口槽、风箱底下、锅台下等处，伪装得与原建筑物一模一样，使人简直无法发现。韩老还告诉我们：

“有个外国人来参观地道遗址，在设有地道的屋里，整整找了15分钟也没有找到。当打开地道口时，他惊讶万分地说：“太妙，太妙了。”

冉庄地道不仅有巧妙的地道口，同时筑有碾盘、地平堡、柜台、烧饼炉、高房等工事，都和地道相通，构成了一个纵深立体火力交叉蛛网阵地。冉庄人民利用地道，取得了一个一个光辉战绩，共对敌作战72次，打死打伤敌人267名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
影片《地道战》对人们来说，太熟悉了，但到这里亲眼看看，亲身处地游览一番，再吃上一顿影片中高家庄的便饭，更有着特殊的感受。



鹿谷鸣春 习凤山

秦俑的发现与科技考古

张文立



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个共同的传闻：1974年临潼县西杨村村民打井时才发现了秦俑。这个话有对的部分，也有不准确的地方。世界上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是偶然的：庞贝城的发现，甲骨文的发现，睡虎地秦墓的发现，以及秦俑的发现。既是偶然的，它就可能多次出现，因一次被重视而名满人寰。秦俑是1974年3月29日被发现后，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，进行全面发掘，才风流世界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种传闻是对的。但是，秦俑在此之前，经常探头探脑走上地面。目前所知，最早走上地面的秦俑是二号坑中的秦俑。1976年在试掘二号坑时，发现了一座东汉墓。这个墓葬直通二号坑底，陶俑也被取出，说明东汉时人们便发现了秦俑坑。以后，在这里居住的村民，在打井和挖坟时经常发现陶俑、陶马。一号坑内有许多墓，其中一个崇祯九年的墓。附近村民谁都可以告诉你一些过去发现秦俑的趣闻。有人打井，开始水很旺，没过几天，井水突然枯竭了。下去一看，原来是陶俑作怪。有人打墓，挖出了陶俑，以为是神，焚香烧表，顶礼膜拜，把它送走。有人打窑，挖出了陶俑，以为是怪，吊在树上拷打一番，然后打碎，等等。在旧社会，这里的人民被剥夺了上学识字的权利，山村僻壤，没有文化科学知识，做出一些愚昧可笑的事，珍宝被看作怪异，也是时代之使然。解放后，群众有了一点文化知识，挖出了陶俑，虽分不出是什么时代的，但总还知道是文物，便向文化部门报告了。于是，逐级上报，直到中央。这才受到重视。不要说人民群众不认识，就是考古工作者，一开始探出了这么大范围的遗址，也感到吃惊，不相信有这么大的面积，这么多陶俑。科学在实践，实践出真知啊！

秦俑从发现到现在，即从东汉到现在也一千七、八百年了，但直到1974年才一举成名天下传。它雄辩地说明了，人民创造的古文化，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，才能被重视；



群牛闹春 张朝翔